

On Zhang Taiyan's View of National Learning

YAN Shouch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Zhang Taiyan (1869–1936), a unique Chinese nationalist, held that the nation-state has no definite nature of its own, rather it is composed of different elements. Yet without national learning (or the so-called “national essence”) any nation-state will not stand on its own, a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istory and language, especially the former, which is not shared by any other nation. As Zhang rightly pointed out,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is neither superior nor perfect but it has one unique feature. Such feature is known as autonomy,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dependence on oneself rather than on God or any other foreign opinions.

Keywords: Zhang Taiyan, National Learning, nation-state, in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lassics and history, foundation of National Learning, self-dependence

對白—沙體系的評論*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By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x+431.

潘悟雲

復旦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數據研究所

一、漢語音韻學的理論、假設與規律

白一平 (William H. Baxter)、沙加爾 (Laurent Sagart) 的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問世並獲得了 Bloomfield 獎 (Leonard Bloomfield Book Award)，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很多批評者關心其中的語言事實，比如所引的某個古文字有誤，某條語言材料不足為據，等等。科學研究包括事實與理論，理論是為了解釋事實，個別的事實錯誤，不一定動搖理論本身。白一平、沙加爾的著作，最核心的內容，最值得我們肯定的，是他的假設—演繹的方法。所有的經驗科學，都是從有限的經驗事實，提取假設、規則，以後通過演繹的方法推導出新的結論，最後在經驗世界經受檢驗。可能有人會問，科學是真理，怎麼會是假設呢？其實所有的科學理論都是假設，牛頓的經典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是假設，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為了解釋經驗世界所提出的假設。我們所說的特定背景，就是指背景假設。例如，牛頓的力學定律 $F=ma$ ，只能在常態的背景下才適用，如果運動所碰到的阻力足夠大，運動的速度接近於光速，這條公式就要重新改寫。自然科學的研究，通常都是在常態背景下得出最初步的結論、規則，然後根據

* 本文是根據 2017 年 5 月 29 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的第 38 期文研論壇「多維視野下的上古音研究」會上發言的錄音，整理修改而成。

特殊的背景，對規則、公式進行修訂。音韻學也是同樣的情況。我們必須拋開《切韻》是單一音系還是綜合音系的無聊爭論，假設《切韻》有它的基礎音系，這樣它才有可構擬性，構擬出來以後才可能上推上古音系，才能分辨出陸法言從其他韻書抄來不屬於基礎音系的反切。段玉裁實際上也是先有一個背景假設：諧聲是內部一致的系統。這樣他才能得出同聲必同部的結論，有了這個結論，才可能進一步探究、解釋少數同聲不同部的例子。

白一平、沙加爾著作的另一個值得我們肯定的地方，是它的創新性。他們注意到了近年來新出土文獻所展示的挑戰性的材料。他們跳出了傳統漢藏比較的方法，把目光轉向周邊語言中的上古漢語借詞。他們更注意到了周邊方言中的上古漢語層次。漢語歷史音韻學的每一次發展，都源自新材料的發現和新方法的創新。

所以，我們評論白一平、沙加爾的新著，應該著重在體系上的評論。

（一）對新語法學派假設的理論補充

白一平、沙加爾體系所基於的「假設—演繹」的理論框架再加上「驗證」，是一切經驗科學的研究範式；¹ 整個歷史語言學的基石，就是新語法學派的關於「音變無例外」的假設。在新語法學派的假設下，音變是線性的——一個音段 p 在條件 C 下，到另一個時代毫無例外地變為 p1。但我們發現，許多音會發生非線性音變——音 p 在相同條件 C 下，有的變成 p1，有的變成 p2。例如，匣母（中古為 /ɦ/），在《切韻》寒韻合口字的相同語音環境下，會在現代普通話中分化為零聲母（完丸皖）和 /x/（桓還緩）。此外，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與競爭性音變，也是對新語法學派假設的重要修正。² 從這

1 本文所引的白一平、沙加爾觀點，俱見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譯本由來國龍、鄭偉、王弘治合譯：《上古漢語新構擬》，即將由香港中華書局（饒宗頤國學院《漢學譯叢》第三種）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分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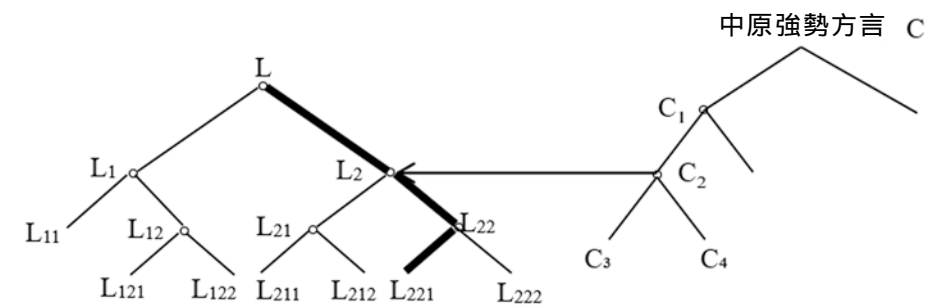
2 王士元：《競爭性演變是殘留的原因》，收入潘悟雲編：《境外漢語音韻學論文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357-380；潘悟雲：《詞彙擴散理論評介》，收入氏著：《音韻論集》（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76-93。

個角度看，白一平、沙加爾構擬中的一些混亂之處，其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考慮到非線性音變。

（二）歷史比較法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接下來，我想談談由語言接觸引起的新史觀。根據譜系說的語言演變模型，每個語言節點有且僅有一個父節點，因此，所有語言節點由下向上構擬，都將到達唯一的一個節點：這是所有語言構擬的理論基礎。但在此語言演變模型之上，還可能發生語言接觸現象（見下圖）。

圖 1



當某個語言節點 L₂ 由於語言接觸接收來自 C₂ 的借詞時，L₂ 就有了 L、C₂ 兩個來源，我們無法判斷某些語言要素來源於原始語言 L 還是來源於 C₂ 的借詞，此時必須借助歷史層次分析的手段切斷 L₂ 與 C₂ 之間的連線。各家關於歷史層次分析的觀點不盡相同，但歷史層次分析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切斷這類 L₂ 與 C₂ 的借詞連線。那麼，這種切斷是否會引起歷史比較法的改變，我們是否還能夠運用歷史比較法呢？有些人認為漢語中存在大量的歷史層次，就認為歷史比較法在漢語歷史的研究中不適用。這是一種誤解。當我們構擬 L 語言的時候，確實必須把外部的借詞去掉。但是，當我們構擬強勢語言 C 的時候，L₂ 實際上就是在節點 C₂ 分化出來的一個子方言，它與節點 C₃、C₄ 在構擬的時候有著同樣的作用。所以，借入的詞彙會干擾歷史比較法的實施，但是借出去的詞彙並不妨礙歷史比較法。例如，日語的漢音、吳音大部分是由漢語借過去的，從而能夠作為